

從隱喻看山林：一種環境觀

瞿慎思*

摘要

本文以身體體驗為基礎的隱喻理論為架構，從登山者的體驗作為例示加以分析，而展演出可能的環境觀點。從空間方位隱喻、實體隱喻、結構隱喻三種方式，說明從不同隱喻思維所看待的山林，因著立足點的不同而產生相異的環境觀。從觀點的展現來思考我們可能對待環境的方式，以作為環境價值的反省之墊腳石。

關鍵詞：隱喻理論、體驗、山林、環境觀

* 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生。

E-mail: tyanss@gmail.com

From Metaphors to Mountain : A View of Environment

Shen-Si Qu*

Abstract

This article builds on the metaphorical theory based on physical experience and analyzes the climbers' experiences as illustrations to show the possible environmental perspectives. From the orientation metaphor, the entity metaphor, and the structural metaphor, they illustrate that different metaphorical thinking bring about different views of the environment due to their differences in their standpoints. From the presentation of perspectives, we may treat them as a stepping stone for reflection of environmental values.

Keywords: a theory of metaphor, experiential, mountain, a view of environment

* Ph. D.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E-mail: tyanss@gmail.com

從隱喻看山林：一種環境觀

瞿慎思

前言

「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出自於南宋詞人辛棄疾的〈賀新郎〉一詞文。雖然詞文寄寓辛棄疾壯志難伸，才不得用的失落感，但是這兩句在詞文中，透顯出人面對眼前山林，油然而生的情感與託思，從面對山林的感受，轉而譬喻為自己面對君主的情感，這兩句顯得格外引人入勝。

孤獨悲愴的辛棄疾所見的青山，與我走進山林裡所見的青山，是一樣的嫵媚嗎？當我攀爬到登山步道的某個展望點，欣喜於廣袤的山景，亟於將所見山景收入眼底，存放在大腦永久記憶區，在那個當兒，我體會到對於身邊的自然風貌貪求與不捨，無法全數打包的感受，我也只好如是安慰自己「料青山見我應如是」。

人們未入山林時，興許將矗立的山峰視為一種和自己有著區隔的對象，觀賞它或遙望它。一旦成為登山者，身體進入山林之中，感受並經驗著植物、泥土等等作為周遭環境的存在，山林與自己的區隔，顯得模糊。

然而登山作為人們親近山林的戶外活動而言，登山者往往會為

自己設立活動目標，期許著要登頂，企圖達到山頂的三角點，作為征服山頭的象徵。也因此，登山者往往計算著百岳中登了幾座山岳，作為自己的功勳記錄。設立目標而奮鬥，或許是人們尋求努力以及自我實現的方式。不過，在實際現實生活的理解上，山林並不只是一座山頭或是某個山中步道。在生態學者研究中，山林做為環境的組成分子，它會因為溫度、濕度、氣壓、緯度與人類開發等等因素，而演變出不同的整全風貌。登山者理解的山林，可能是一條路徑，與路徑周遭的風景；生態學者理解的山林，可能是山林的地貌、動植物原生種／外來種、當地物種保育條件維護等等。山林，從人們的不同觀點，容或獲得不同的理解，而產生不同概念與認知。

各自觀點的解讀涉及我們對於山林概念的理解，以及對於自我與山林之間經驗互動的發展。山林，對於遙望的詩人，可能是詩意的題材；對於登山者，可能是企圖征服的路徑；對於生態學研究者，可能是實際科學調查的對象。是以，我們從哪種觀點或是透過哪種經驗理解山林，就會形成不同的概念認知，繼而衍生不同的實際行動。然而這種概念從我們的身體經驗來看，體驗形成組成概念的基礎。而這基礎在於我們對空間直觀、地理相對位置、直觀的身體與外在世界形成的結構感等等。

身體經驗形成隱喻並構成概念，這樣的觀點首先由 George Lakoff 與 Mark Johnson 兩位學者共同提出，以 *Metaphors We Live By*¹ 出版問世，主張人們透過隱喻的使用而形成特定概念，而隱喻

¹ George Lakoff and Mark Johnson,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立基於體驗，這種體驗基礎除了身體經驗，也強調文化社會脈絡對理解的先在影響。這篇文章在於以隱喻的觀點切入，探討山林對人們而言，如何構成自己的概念。

一、登山的想望

人們親近山林時，心裡所懷抱的動機相異，即便是同一人，也可能帶著多種企圖而踏入山林。除了自己在山林間踏查的體驗之外，從登山者親炙高山林地的文字分享，亦略窺他種觀點與體驗。以下是我從國內具有良好管理與公信力的登山主題網頁「健行筆記」²中，摘錄關於山友登山的心得分享，概略整理出登山者登山的主要動機或想像。

（一）征服山頭

登上某座山的最高峰，彷彿是所有登山者一開始都會經歷的階段，好似某種不容質疑的命令般，登山就是要爬到最高處，然後在海拔標高處的三角點留下任何形式的記錄。臺灣百岳是超過三千公尺的山峰，登山者莫不紀錄以累積百岳成績為榮。在國外具有指標意義的高峰，如世界第一高峰聖母峰或是日本富士山，每年在開山期間更是吸引來自不同國家的登山好手朝聖攀登。

攀爬到山岳的最高處，形成一種收集名冊，自我肯定的榮耀感。在山友 ChihNing Yang 發表攀爬富士山登頂時的心境是這樣「左手邊是直下三千七百公尺的殘雪山坡，右邊則是深達百餘公尺

² 健行筆記，URL=<http://tw.hiking.biji.co/>（2018/03/01 瀏覽）

的巨大火山口，腳下的路時而寬敞、時而轉為大石塊間上下左閃右躲。看看周遭，無邊無際的雲海、身後龐大的火山口則是無法一眼盡收眼底，此時沒有草木生物、人也走光的富士山好安靜，只剩斷斷續續颯起的風聲，果真是從未見過的風景！……然後走了四分之一圈，抵達郵局寄明信片、登頂證書與記錄，再走四分之一圈，抵達前往最高點的最後一哩路—馬背，我迎著驟風、扶著欄杆，小心翼翼緩步爬上質地鬆散、卻坡度稍陡的馬背，抵達日本最高點—劍峰（海拔 3776 公尺）。³登上山峰的體驗，衝擊自己的感官與想像，實際親臨現場的視野與呼吸，伴隨著身體的痠痛，複合地襲來大腦與身體的感受，不同於遠觀山景，更不同於僅是觀賞動畫或照片的經驗。登頂的紀錄，是通過體力、耐力與意志力，以及恰當的規劃才得以完成。

（二）自我鍛鍊

登山者視山林為充滿挑戰的活動場域，藉由自然山徑的各種不可預測性，作為身體體能試煉的場所。透過上下坡度的健走、岩塊泥坡的攀爬等等，在過程中增加身體耐受強度。另一方面，也考驗自己在不同的天候的體能狀況，以及在有限資源下面臨自己或隊友身體狀況的應變反應。在山友楊嘉華發表的〈最難忘的登山健行—南二段 2014/07/05-07/12〉段落「揹起重裝背包又要迎接一個重量級的挑戰，標高 3630m 大水窟山，這是南二段此行最高的一座百岳，雖然我三年前走八大秀的的時候就走過一次，但這一趟天氣晴

³ ChihNing Yang, 2014, 〈【最難忘的登山健行】富士山爬山記〉, 健行筆記網站, URL=http://tw.hiking.biji.co/index.php?q=review&act=info&review_id=200 (2018/03/01 瀏覽)

朗，我對於山頂上的風景又更加期待了。」⁴「我還是希望可以繼續鍛鍊自己的體能，希望日後有機會走能高安東軍，希望常常有機會可以親臨臺灣的高山。」⁴。登山活動需要在負重的狀態下行腳、攀登，有些山徑路況還需要四肢並用抓握、跨腿、蹬足，對於肌耐力不足的人而言，攀登高山的確有些難度。在登山的過程中，雖然付出大量體力與汗水，但是周遭環境卻提供了森林芬多精以及宜人的景緻。那麼和都會的運動中心、健身房或是室內攀岩訓練場相較之下，山林這樣的體力鍛鍊場所提供了更多的附加價值。

（三）自然美景的探訪

山間景緻因著海拔高度與植被物種的變化，而呈現出人們日常居處於平地的風景相當不同的樣貌。探尋美景出自於人的好奇天性使然，是以山林野地間的踏查，便形成增廣見聞，探索自然鬼斧神工之妙的驚奇之旅。山友粉圓妹發表了這樣的想法：「『嘉明湖』是許多人心中的夢，有『天使的眼淚』、『山中蔚藍寶石』等美稱，是臺灣海拔第二高的湖泊，也是中央山脈南段主脊上最大的高山湖泊，並被票選為一生必去的臺灣 100 個景點之首……看到滿天的星斗，交織成一條星光大道，真是美極了，只要看到星星就知道今天會是個好天氣，這時忍不住內心的興奮之情，因為所有的重頭戲都在今天，藍寶石的嘉明湖、無敵的山頭展望，都應該會美麗呈現在我們面前。」⁵。美景的追尋，被視為登山活動追求的目的之一。在

⁴ 楊嘉華，2014 年，〈最難忘的登山健行-南二段 2014/07/05-07/12〉，健行筆記網站，URL=http://tw.hiking.biji.co/index.php?q=review&act=info&review_id=174（2018/03/01 瀏覽）。

⁵ 粉圓妹，2014 年，〈【最難忘的登山健行】天賜藍寶石「嘉明湖」+百岳向陽山、

現代科技工具的輔助下，美景的追尋往往化成攝影作品留存。

（四）夢想達成

能把親炙某座山頭當成人人生眾多夢想之一的人，對於山林的情感偏好可能更甚於鍛鍊自我或美景探訪。情感的渴望成為行程的最大促動因素，即便路線充滿變因，路徑難度甚高，仍然吸引著懷抱夢想之人不斷嘗試。山友 Kuang-Lan Chang 張貼的文章段落即表達出如是想法：「『為自己登一次夢中的山吧。』相隔數年，決定再次出發尋找那最初的夢想。……聖稜線，是我和朋友『當歸』之間男子漢的約定，這個約定擱置了七年，其中還經過了兩次撤退，這次是第三次前往，選擇 O 聖路線，並把行程縮短為三天。……背起行囊，爬回稜線，繼續往南前行。溫暖的陽光，映射在白雪上格外刺眼，我們終於苦盡甘來，在這個接近天堂的地方，享受自然的恩惠。」⁶人為何為自己構築夢想而矢志達成呢？容或夢想即是日常事物無法企及的體驗，而無法企及的體驗在想像中是一種美好的價值感受。價值的追尋與體驗最終會帶出幸福感與自我實現的意義。

（五）逃離人文

當人們選擇山林作為戶外活動的場域，而不去選擇都會型態諸如遊樂園、運動健身中心、博物館等等場域，在預期的身體經驗上，便是選擇了暫離人為造作的安適環境。與都會型態的活動場域

三叉山〉，健行筆記網站，URL=http://tw.hiking.biji.co/index.php?q=review&act=info&review_id=185（2018/03/01 瀏覽）

⁶ Kuang-Lan Chang，2015 年，〈魂牽夢縈，冰雪聖稜〉，健行筆記網站，URL=http://tw.hiking.biji.co/index.php?q=review&act=info&review_id=106（2018/03/01 瀏覽）

相較之下，山林提供的活動場域充滿了不可預測性。也因此，登山者必須擺脫日常因襲故舊的生活條件要求，而回歸到精簡的狀態，行囊的裝備是如此，心境的調整亦是如此。人們何以渴望擺脫人文化成的安適環境而選擇在自然山林中的各種不確定性之中冒險呢？山友楊 龍分享了這樣的想法：「從向陽遊客中心到登山口、再從登山口到向陽山屋，現在〔代〕⁷化建築物逐漸消失，原始的林貌和越野的氣味讓我非常興奮、近距離看到崩壁讓我非常恐懼、陡峭的攀岩讓我興起挑戰心，這暖身真的暖到我！！雖然後來下了雨，全身溼答答的也減不了我心中的那股雀躍！」⁸人文化成的人造環境，或是現代化建築，形成一種我們賴以生活的場域，這樣的場域有著都會氣息的規範、限制。一方面提供安適、安全的現代人作息場所，另一方面也約束了人們的想像力。是以，大自然提供了這樣場域，成為讓人們暫時離開人造場所的隱遁之處。

征服山頭、自我鍛鍊、美景探訪、夢想達成或是逃離人文這些登山的動機、原因，來自於個人體驗以及山友的心得分享，雖然這樣的經驗與例示不足以道盡所有山林體驗者的想法，但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概括性。而這樣動機的例示目的在於下文將要處理的隱喻意義的闡釋與體驗的說明。

二、我們賴以生活的隱喻

George Lakoff 與 Mark Johnson 在 *Metaphors we live by* 中，針

⁷ 原文為「現在化」，勘誤應為「現代化」。

⁸ 楊霖龍，2014年，〈2014中秋月圓嘉明湖〉，健行筆記網站，URL=[http://tw.hiking.biji.co/index.php?q=review &act=info&review_id=218](http://tw.hiking.biji.co/index.php?q=review&act=info&review_id=218)（2018/03/01 瀏覽）

對概念提出反省，提出人們在語言使用的方式上，例證了人們的思維過程充分使用了隱喻的方式「隱喻不只是語言，也不只是字辭問題。反之，我們要主張的是，人類的思維過程多半屬於隱喻性，這就是我們所稱之『人類概念系統的都是隱喻意義上建構與定義的』這個意思。」⁹ Lakoff 與 Johnson 認為人類在以隱喻方式建構概念主要有三種方式，空間方位隱喻 (orientational Metaphors)，實體隱喻 (ontological metaphors) 以及結構隱喻 (structural metaphors)。

關於空間方位隱喻 (orientational Metaphors)，「空間方位出自於以下事實：我們有身體，而身體在所處的物理環境中發揮作用，『空間方位隱喻』賦予每個概念一個空間方位，例如，「快樂是向上」(HAPPY IS UP)，這延伸出英語表達『我今天很開心』(I'm feeling up today) 的意思。」¹⁰ 這種空間方位隱喻並非僅來自於個體經驗直覺與環境的互動，有很大的部分來自於社會與文化性的脈絡經驗，當我們認為概念的定義是直覺的，但其實是受到先在的社會文化範限。在前述登山者 Kuang-Lan Chang 在攀爬聖稜的經驗描述中，可以看到這樣的陳述「我們終於苦盡甘來，在這個接近天堂的地方，享受自然的恩惠。」身體在高山的海拔高度，在高處的體感經驗，提供了接近於天堂的想像。在不預設其宗教信仰的狀況下，天堂的想像可以概括為一個人美好的感受。而這種天堂的想像來自於高處的空間感受。

關於實體隱喻 (ontological metaphors)，「當事物不是清楚區分或劃界限時，我們仍將之以範疇分類，例如：山群、街角、籬笆等

⁹ George Lakoff and Mark Johnson,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6.

¹⁰ *Metaphors we live by*, p.15.

等。我們需要透過這種方式看待自然現象來滿足某些目的，例如：為山定位、在街角見面、修整籬笆。人的意圖特別要求我們加上人為界限，讓自然現象依照我們的意思區分：以表面為界限的實體。……我們對實存物特別式自己的身體經驗，也為實體隱喻普遍廣泛的多樣性提供了基礎，那就是，將事件、活動、情感、觀點等視為實體與物質的方式」¹¹實體隱喻的思維方式提供我們將陳述所要強調的部分，當作特定物質對象來看待。而對於自然事件無法劃定界限或是給出明確範圍的對象，人們便會傾向以自己感官的限度來加以思考。例如，在前文 ChihNing Yang 描述登上富士山頂時的景觀「看看周遭，無邊無際的雲海、身後龐大的火山口則是無法一眼盡收眼底，此時沒有草木生物、人也走光的富士山好安靜，只剩斷斷續續颯起的風聲，果真是從未見過的風景！」能收近眼底的山光景色，成為「風景」這樣的實體概念，無法盡收眼底的景色，則化為無法言說的感受。另外，在前述山友粉圓妹探訪嘉明湖的文字心得有這麼一段「藍寶石的嘉明湖、無敵的山頭展望，都應該會美麗呈現在我們面前。」湖與山，要成為人可以觀賞的對象時，我們會將自然對象收入在目光所及的視野之中，而理解為「呈現在我們面前」的事物。也就是「人的視野」成為自然對象被理解的固定範圍，在視野內以實體定義山林美景。感官經驗以其能力範圍，定義所欲接收的自然對象，而給予特定的界限，因為這樣界限，將自然現象形成人們可思維的對象。而這種強加於自然現象的思維方式，將沒有界限的自然現象轉化為一種有界限的自然對象，這即是思維以實體化的隱喻進行了這樣的概念理解。另外，在 Kuang-Lan

¹¹ *Metaphors we live by*, pp.26-27.

Chang 的〈魂牽夢縈，冰雪聖稜〉中提到「『為自己登一次夢中的山吧。』相隔數年，決定再次出發尋找那最初的夢想。」，山友以「夢想」作為攀爬聖稜這個連續事件的實體化，而去追尋這個目標。

關於實體隱喻另一個使用的方式是容器隱喻 (container metaphors)，「每個人都是容器，具備有界限的體表與『進出』方位。我們將自己的『進出』方位投射到其他以表層為界限的實存物，視其為有內外之分的容器……甚至原本無實存邊界之處也可被視為界定的容器，我們將其加上邊界——劃出活動範圍，使其具有內部與一個有邊界的表層——無論是牆、圍籬或抽象的線與平面。人類的本能中，沒有什麼比劃分活動範圍更基本。」¹²在自然環境中，人類不同樣貌的地景以想像力劃定範圍，並且在不同的範圍之間，進入或走出。如山友楊霖龍探訪嘉明湖離開登山口的描述，「從向陽遊客中心到登山口、再從登山口到向陽山屋，現在〔代〕化建築物逐漸消失，原始的林貌和越野的氣味讓我非常興奮」，在描述中以登山口、山屋為界，區隔了現代化與山林原始樣貌。建築物的消失，代表從山友視野中遠離了現代化，並且進入了原始林貌。

關於結構隱喻 (structural metaphors)，「立基於我們經驗中成系統的對應。」¹³結構隱喻不同於空間方位隱喻與實體隱喻說明單一概念的由來，而是將可理解的結構概念，去強調並說明另一個較為抽象的概念，在操作上可以處理更為複雜或創意的概念。例如，

¹² *Metaphors we live by*, p.30.

¹³ *Metaphors we live by*, p.62.

「理性論辯是戰爭」，「理性論辯」與「戰爭」，在結構上有立場對立的參與者，在爭辯時為了自我立場辯護，在方法上會攻擊、防護、反擊，也因此雙方利益有得有失¹⁴。

在概念的結構上，陳述者為了強調突顯某一部分，會選擇使用另一種較可理解的概念結構說明，但是在強調突顯某一部分時，同時也將兩種結構相異的部分特意隱藏起來。例如，從上文「登山是自我鍛鍊」這樣的陳述來看，以「自我鍛鍊」來說明「登山」。「登山」與「自我鍛鍊」在概念結構上相同的是，活動參與者，透過身體肌動與心肺功能調整，大量運用體力的活動內容，在最終目的上身體體能狀態都獲得調整。但是隱藏的部分是，登山可能遇到的自然環境之中各種不確定性風險大於單純的自我鍛鍊體能。另外，登山活動必須精算負重重量、營養水分的補充以及事前身體狀態的觀察準備，否則在海拔高度的變化中，如果出現突發狀況（身體病痛或意外受傷等等），有可能將平地上可輕鬆處理的日常狀況，在高山上卻演變為為重大危難，例如腹瀉，嚴重成為脫水；胸悶，短時間內變成心肌梗塞等等。登山突發狀況不一而足，在過程中的複雜程度更甚於都會區健身的自我鍛鍊。從攀登聖母峰這件事來看，從1922年以來，到2016年底為止，共有292人在登山過程中因為體能調節或事前物資準備或山區氣象評估失準而喪命，大部分的遺體無法送回平地，只能留在山區原地，任由冰雪覆蓋又消融、山風吹蝕，年復一年。¹⁵

¹⁴ 整理自 *Metaphors we live by*, p.63.

¹⁵ 資料引自 Wikipedia, “List of people who died climbing Mount Everest”, URL=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people_who_died_climbing_Mount_Everest (2018/03/01 瀏覽)。

是以，從「登山」與「自我鍛鍊」的概念結構來看，「自我鍛鍊」是概念來源域，提供可理解的概念組成成份，「登山」則是受到隱喻說明的概念投射域，以便理解登山者從事登山活動的動機說明。這樣的隱喻強調了體能與心智耐受力的鍛鍊，卻隱藏了登山概念中另一部分的結構成份。

三、從隱喻到環境觀

我們如何看待山林？我們對山林的觀點，受著每個人在山林間，與環境產生的身體經驗而影響，自我從體驗中的經驗結構形成對環境的概念。當我們渴望從人文世界中走出來，並且走進自然環境之中，人文與自然在我們的概念結構中，被理解為中間有著區隔，以至於我們可以走出／走進。當我們想像走進山林的活動必須要在攀登到山頭的最高三角點才算達成活動的目標，那麼我們便是將登山活動以一個目標對象的實體來理解，才得以追求它、達成它。同樣的，當我們將攀爬某山這件事情，視為一種夢想，亦是將登山這樣的連續活動隱喻地以將其企求的對象或目的。

隱喻的概念來自於人們的體驗結構，而隱喻概念展演出人們看待外在世界的觀點，包含山林，這樣的自然環境。從實體隱喻來看，自然是物件。隱喻例示如下：

- (一) 目標：登山是為了抵達最高點。
- (二) 對象：登山是完成一己的夢想。
- (三) 視野：登山是探訪美景。
- (四) 活動場域：登山是逃離人文，親近／進入自然；進入山林是自我鍛鍊。

當人們將山林環境，視為外在於「我」作為一實體（容器）的另一實體（容器），容或在對等關係上，「我」與「山林」是互相區隔的兩種實體，那麼在位置上不會移動的山林，便可以讓有能力移動的「我」在身體經驗上得以進入／離開、穿越／繞行、遙望山景／征服山峰。從實體隱喻來看待山林，「我」與「山林」在概念結構上判然二分。當山林是有別於「我」的另一種實體，那麼對於另一實體，我可以追逐、征服、進入、離開而加以想像，並以此想像出發付諸於經驗感受的體驗。這傾向形成一種以「我」為中心的觀點，山林為我而有其功能，是自我目的的達成場域。那麼山林對於人類而言，具有特定功能，透過山林，人類可以達成一己之目的，是以如此形成的觀點，較為傾向是以一種以人類為中心的觀點出發而看待山林。主張人類中心主義的環境觀，傾向將自然視為人類資源、工具、倉庫，而加以利用或管理自然。

在結構隱喻的使用上，Lakoff 與 Johnson 提到透過一個已經被理解的概念去說明另一個較抽象的概念，是因為這兩種概念在經驗結構中的有相合的部分¹⁶，而產生創意的闡述說明。這種創意闡述有助於我們理解在經驗中無法講述清楚的概念，例如：「戀愛是旅行」(LOVE IS A JOURNEY)¹⁷，略舉其中語句如：「我們正處於十字路口。」、「我們不能走回頭路」、「我們的婚姻觸礁了」。「戀愛」與「旅行」這兩種概念在結構上在經驗上有某種程度相合，以至於我們在語句使用上，會以「旅行」時產生的種種狀況，以隱喻的方式強調「戀愛」的概念。

¹⁶ *Metaphors we live by*, p. 81.

¹⁷ *Metaphors we live by*, p. 45-46.

當我們以結構隱喻，尋求我們對山林可能的觀點，就必須尋找其概念結構的內部相合性。在 Kuang-Lan Chang 發表，〈魂牽夢縈，冰雪聖稜〉¹⁸中，文末提到「探索，是自我人格成長中不可或缺的一環，而登山活動是最好的啟蒙導師。」以這為例，重整為「登山活動是探索自我的最佳啟蒙導師。」，「登山活動」先以「啟蒙導師」作為擬人化的使用，擬人化是一種實體隱喻的使用方式，將登山活動視為一位導師這樣的實體；另一方面這句話的重點在於「登山活動」與「探索自我」之間的概念結構使用了隱喻。在他的文章中有提到「這次大自然給的考驗，依然超出了我的預期，未來要學習的路還是很長。」（簡言為，大自然的考驗使人持續學習）；「走近時，才發覺路其實就在眼前，只是它站了起來。沒錯，路直接就這樣站了起來，直接用地心引力摧毀你的意志。」（簡言為，陡上的坡路摧毀你的意志）；「人類自以為偉大，實際上脆弱的連小鳥都不如。」（簡言為，人的自大弱於高山的小鳥）；「登的越高，越覺得自己渺小。走的越遠，越懂得如何謙卑。」（簡言為，登山活動使自我心態轉變調整）。從經驗結構上，「探索自我」的參與者「我」（有些階段有導師這樣的角色），基本成分的「學習」、「意志擊倒與重建」、「心態轉變」，是雷同的，甚至在目的上「自我完成」或「自我實現」這部分亦是相同。是以，「登山活動」與「探索自我」雖然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概念，但是透過經驗結構的相合性，兩者可以產生隱喻的創意表述。

結構隱喻的創意表述，不似實體隱喻的單一陳述，傾向將外在世界以實體的樣貌理解，而是極可能隨著行動者情感豐富度、想像

¹⁸ 見前註 6。

力的擴延所堆積的生活體驗，透過不同概念的經驗結構有的相合性而產生創意表述。對於山林的體驗的概念理解，很可能不僅是滿足於將自然視為外在實體去追求、使用、利用，而更可能將外在世界引進內在生命體驗來加以看待。

Aldo Leopold 在論及保育美學 (Conservation Esthetic) 提到：「遊憩發展並不是修建道路進入宜人的鄉間的工作，而是進入到那些尚還不可愛的人類心靈去建構感受性。」¹⁹ 容或他企圖召喚的，便是人們將外在於自然的視野、美景、實體對象，透過我們培養的感受性將之引入，從而擴展人們心靈的美感經驗。而不要只是將山林自然視為某種遊樂活動場域、功勳記錄外在的獵取追求的目標，而是將山林自然引入心中，感受並體驗之。

結論

我在這篇文章中嘗試透過 George Lakoff 與 Mark Johnson 以體驗為基礎提出的隱喻理論中的三種隱喻方式，來說明我們對山林這樣的外在世界，透過觀點的演繹詮釋，可能產生對環境不同的觀點。有別於空間方位隱喻與實體隱喻在概念上的單一陳述性，結構隱喻提供了比較豐富且深入的創意概念資源，讓我們可以透過經驗結構的相合性而將自然環境契入我們的生活體驗。

透過數篇登山者的徵文分享登山心得文章，我採取其中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文句作為隱喻概念的應用例示。在文意上可能略有繁雜感，但是我企圖透過實際登山經驗者心歷路程的體驗感受來表達並

¹⁹ Aldo Leopold, 1949, *A Sand County Almana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295.

強調現實經驗性作為理解的基礎，就這一點應該可以受到讀者理解。

隱喻理論不單只是語文上的操作技巧，實際上，隱喻來自於人們的生活經驗將之結構化的概念，我們日常運用隱喻溝通，操作隱喻比附，甚至以隱喻的方式思考。也許有一天，當您看著山林，或走進山林，或登上山頂，或跨越山頭，卻對自己油然而生的思緒情感一時語塞，那麼可以試著運用隱喻的方式，查看體驗感受，來發現自己看待山林的觀點。

參考文獻

一、西文文獻

Lakoff, George and Johnson, Mark,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eopold, Aldo, 1949, *A Sand County Almana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二、網頁

健行筆記，URL = <http://tw.hiking.biji.co/> (2018/03/01 瀏覽)

Wikipedia，"List of people who died climbing Mount Everest", Wikipedia Website, URL=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people_who_died_climbing_Mount_Everest (2018/03/01 瀏覽)

